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崔慎由 弟安潛 伯父能 能子彦曾 慎由子胤 崔珙 兄琯 弟璵 瑑 璵 球 璵子澹 澹子遠

盧鈞 裴休 楊收 兄發 弟嚴 子鉅 鏻 嚴子涉 注

韋保衡 路巖 夏侯孜 劉瞻 劉瑑

曹確 畢諴 杜審權 子讓能 彦林 弘徽

劉鄴　　豆盧瑑

崔慎由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位終國子司業謚曰文自有傳曾祖翹位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祖異位終渠州刺史父從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於絶食弟兄採梠拾橡實飲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貞元初進士登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嚴震待以殊禮以父憂免弟兄廬于父墓手植松栢免喪不應辟

命久之西川節度使韋臯開西南夷置兩路運糧使奏從掌西山運務後權知邛州事及臯薨副使劉闢阻命欲并東川以謀告從從以書諭闢闢怒出兵攻之從嬰城拒守卒不從之高崇文平蜀從事坐累多伏法惟從以拒闢免盧坦在宣州辟為團練觀察副使元和初入朝累遷吏部員外郎九年裴度為中丞奏從為侍御史知雜守右司郎中度作相用從自代為中丞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幸事關臺閣或付仗内者必

抗章論列請歸有司選辟御史必先質重貞退者改給事中數月出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團練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入為尚書右丞淄青賊平鎮州王承宗懼上章請割德棣二州自贖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從中選議者以承宗罪惡貫盈每多姦譎入朝二子必非血胤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田弘正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騎援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徑至鎮州於鞠場宣勅三軍大集從諭以逆順辭情

慷慨軍士感動承宗泣下禮貌益恭遂授德棣户口符印而還其年八月出為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監軍使知上意欲大用之每為中貴傳達意旨欲其賂遺從終不答穆宗即位召拜尚書左丞長慶二年檢校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鄜畤内接畿甸神策軍鎮相望踰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從撫過舉奏軍士惕然党項羌有以羊馬來市者必先遣帥守從皆不受撫諭遣之羣羌不敢為盜四年入

為吏部侍郎尋改太常卿寶歷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太和三年入為户部尚書李宗閔秉政以從與裴度李德裕厚善惡之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賔客東都分司從請告百日罷官物論咎執政宗閔懼四年三月召拜檢校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府舊有貸麴之利資産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算每歲收利以給用從悉除之舊制官吏禄俸有布帛加估之給節度

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估折給之六年十月卒于鎮贈司空謚曰貞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為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慎由太和初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聰敏强記宇量端厚有父風釋褐諸侯府大中初入朝為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再歷方鎮入朝為工部尚書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轉監修國史上柱

國加太中大夫兼禮部尚書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
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判度支為
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劉瑑同知政事十二年二月詔
曰太中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繼美德門承
家貴位搢紳偉望禮樂上流挺松筠之貞姿服蘭蓀之
懿行自居名器累歷清華禁林才擅於多能綸閣詞推
於巨麗物情愈茂延譽甚高再列二卿之崇亟闡六條

之化爰加奬任益委重難屢啟嘉謨俄叅大柄而周涉寒暑備見器能道已著於始終恩豈殊於中外可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劒南東川節度使咸通初改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加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移疾請老拜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子肩弟安潛安潛字進之大中三年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出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中遷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

等使黄巢之亂從僖宗幸蜀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奏安潛爲副收復兩京以功累加至檢校侍中龍紀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潛代敬武子師範拒命安潛赴鎮至棣州刺史張蟾出州兵攻青州爲師範所敗朝廷竟授之節鉞安潛還京師累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曰貞孝子杞巘杞景福中爲起居郎巘爲右拾遺杞累官至尚書從兄能少勵志苦學累辟使府元和初爲蜀州刺史六年轉黔中觀察使坐爲南蠻所攻陷郡邑貶永州

刺史穆宗即位弟從居顯列召拜將作監長慶四年九
月出為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卒子彥曾有
幹局大中末歷三郡刺史咸通初累遷太僕卿七年檢
校左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使
彥曾通於法律性嚴急以徐軍驕命彥曾治之長於撫
養而短於軍政用親吏尹戡徐行儉當要職二人貪猥
不恤軍旅士卒怨之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阯詔
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

舊三年一代至是戍卒求代尹戡以軍幣匱乏難以發兵且留舊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飛書桂林戍卒怒牙官許佶趙可立王幼誠劉景傳寂張實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殺都頭王仲甫立糧料判官龎勛為都將羣伍突入監軍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兩縣虜其丁壯乃擅迴戈泝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濁河達泗口其衆千餘人每將過郡縣先令倡卒弄傀儡以覘人情慮其邀擊既離泗口彥曽令押衙田厚簡慰喻又令都虞候

元密伏兵任山館龎勛遣吏送狀啓訴以軍士思歸勢不能遏願至府外解甲歸兵便還家彥曾怒誅之勛等擁衆攻宿州陷之出官帑召募翌日得兵二千人乃虜奪舟船五千餘艘步卒在船騎軍夾岸鼓譟而進元密發伏邀之為賊所敗時亡命者歸賊如市彥曾驅城中丁男城守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不開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關而入龎勛先謁漢高祖廟便入牙城監

軍張道謹相見不交一言乃止大彭館收尹戡徐行儉及判官焦璐李棁崔蘊温廷皓韋廷乂並殺之翌日賊將趙可立害彥曾龎勛自稱武寧軍節度使慎由子胥

胥字昌遐乾寧二年登進士第王重榮鎮河中辟為從事入朝累遷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轉郎中給事中中書舍人大順中歷兵部吏部二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時王室多故南北司爭權咸樹朋黨外結藩帥胥長於陰計巧於附麗外示凝重而心險躁自李茂貞王行瑜

怙亂兵勢不遜杜讓能韋昭度繼遭誅戮而宰臣崔昭緯深結行瑜以自固而待胤以宗人之分屢加薦用累遷中書侍郎判戶部事昭宗出幸石門胤與同列徐彥若王摶等從車駕還宮加禮部尚書並賜號扶危匡國致理功臣三年李茂貞犯京師扈昭宗幸華州帝復雪杜讓能韋昭度李磎之枉懲昭緯之前慝罷胤政事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等使時朱全忠方霸於關東胤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

不可離輔弼之地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胤既獲汴州之援頗弄威權恨徐彥若王摶發昭緯前事深排抑之俄出彥若為南海節度又摭王摶交結敕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貶摶溪州司馬賜死於藍田驛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修自是朝廷權政皆歸於已兼領三司使務宦官側目不勝其忿及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以德王監國季述畏全忠之强不敢殺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

師反正故全忠令大將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胤以天子幽囚諸侯覬覦有神策軍廵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戩與德昭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誠乃與之謀曰今中外大臣自廢立已來無不含怒至於軍旅亦懷憤惋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垂名萬代今正其時持疑不斷則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謝曰予軍吏耳社稷大計不敢自專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

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胤進位司空復知政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明年夏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進兵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交結全忠慮汴軍逼京師請罷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誨挾帝幸鳳翔胤怨帝廢黜不邑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陽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初全忠至華州遣掌書記裴鑄入奏鳳翔言欲以兵士迎駕及入京師又上表曰臣獨兼四鎮迫事

兩朝分數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渥微同物類猶解感知忝齒人倫寧忘報効臣昨將兵士奔赴闕庭尋過京畿遠迎車駕初因幕吏面奉德音尋有宰臣頻飛密札或以京都紛擾委制置於中朝或以鑾輅播遷俾奉迎於近甸臣是以遠離藩鎮不憚疲勞昨奉詔書兼宣口勅命臣速抽兵士且歸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覲綸言於鳳紙若面丹墀認御札於龍衣如親翠蓋然知從來書詔出自宰臣每降宣傳皆非聖旨致臣悞將

師旅遽入關畿比令迎駕之行翻挂脅君之過臣今見與茂貞要約釋兩地猜嫌早致萬乘歸京以副八紘懇望其宰臣百官已下非臣輒有阻留伏乞詔赴行朝以備還駕昭宗得全忠表怒滑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詔曰食君之禄合務於盡忠秉國之鈞宜思於致理其有疊膺異渥繼執重權遽萌狂悖之心忽搆傾危之計人知不可天固難容扶危定亂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

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五千戶崔胤奕葉公台蟬聯珪組冠歳名升於甲乙壯年位列於公卿趣向有聞行藏可尚朕採於羣議詢彼輿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難滿小器易盈曾無報國之心但作危邦之計四居極位一無可稱豈有都城合聚兵甲暗養死士將亂國經聚貔虎以保其一坊致刁斗遠連於右輔始則將京兆府官錢委元規召卒後則用度支使榷利令陳班聚兵事去公

朝權歸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顧盼之間四方是非繫彼指呼之際令狐渙姦纖有素操守無堪用作腹心共張聲勢遂令濫居深密日在禁闈罔惑朕躬偽行書詔致茲播越職爾之由豈有權重位崇恩深獎厚曾無惕厲轉恣睢盱顯構外兵將圖不軌朕以庶士流散兵革繁多遂命宰臣與之商議五降內使一貢表章堅卧不來拒召如此況又拘留庶吏廢闕晨趨人既奔驚朕須巡幸果見兵纏輦轂火照宮闈烟塵漲天干戈匝野致朕

奔廹及於岐陽翠輦未安鐵騎旋至圍逼行在焚燒屋
廬覩此阽危咎將誰執近省全忠章表兼遣幕吏敷陳
言宰臣繼飛密緘促其兵士西上靜詳搆扇孰測苞藏
無功及人為國生事於戲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務殷
繁豈能親理盡將機事付爾主張負我何多搆亂至此
仍存大體不謂無恩可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初
天復反正之後宦官尤畏胤事無大小咸稟之每内殿
奏對夜則繼之以燭常說昭宗請盡誅内官但以宫人

掌內司事中尉韓全誨張弘彥袁易簡等伺知之於帝前求哀請命乃詔胤密事進囊封勿更口奏宦官無由知其謀乃求知書美婦人進內以偵陰事由是胤謀頗洩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自安故全誨等為刼幸之謀由胤忌嫉之太過也及全忠攻鳳翔胤寓居華州為全忠畫圖王之策天復二年全忠自岐下還河中胤迎謁于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為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辭贊其功業三年李茂貞殺韓全誨等與全忠通和昭宗急詔

徽脩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稱病不赴及帝出鳳翔脩乃迎於中路即日降制復舊官知政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仍詔移家入左軍賜帳幄器用十車脩奏京兆尹鄭元規為六軍副使脩與全忠奏罷左右神策內諸司等使及諸道監軍副監小使內官三百餘人同日斬之于內侍省諸道監軍隨處斬首以聞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啟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脩皆貶斥之又貶陸扆為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學士

薛貽矩夔州司户韓偓濮州司户姚洎景王府咨議應從幸羣官貶逐者三十餘人唯用裴贄為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内官既盡屠戮諸使悉罷天子宣傳詔命惟令宫人寵顔等宣事而欺君蠧國所不忍聞㣲所悦者闒茸下輩所惡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懼朝不保夕其年十月全忠子友倫宿衛京師因擊鞠墜馬而卒全忠愛之殺會鞠者十餘人而疑㣲陰謀由是怒㣲初天子還宫全忠東歸㣲以事權在已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

規謀招致兵甲以扞茂貞為辭全忠知其意從之脩毀
城外木浮圖取銅鐵為兵仗全忠令汴州軍人入關應
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
誅脩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貶太子賔客尋
為汴軍所殺脩傾險樂禍外示寬弘初拜平章事其季
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樹立門戶一旦終當為
緇郎所壞果如其言脩累加至侍中封魏國公初朱全
忠雖竊有河南方鎮憚河朔河東未萌問鼎之志及得

涓為鄉導乃電擊潼關始謀移國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無如涓之甚也子有鄰

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頲貞元初進士登第元和初累官至少府監四年出為同州刺史卒頲有子八人皆至達官時人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長曰琯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入朝為尚書郎太和初累遷給事中宣慰幽州稱旨俄而興元兵亂殺李絳命琯平亂襄中三軍寂然從命使還改工部侍郎

四年冬拜京兆尹五年四月改尚書右丞六年十二月出為江陵尹御史大夫荆南節度使八年入為兵部侍郎轉吏部權判左丞事開成二年真拜左丞時弟珙為京兆尹兄弟並居顯列以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事三年檢校戶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等使會昌中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弟珙罷相貶官琯亦罷鎮歸東都五年卒詔曰孔氏以顏冉之行首於

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之八凱乃睠時哲得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琯誠明履正粹密臨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為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徃以茂器列于大寮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由長孺之道以佐正人徵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于朝羣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留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厲翼

之志始終不渝未陟台階實辜公論追榮左相式示優崇可贈尚書左僕射珙琯之母弟也以書判拔萃髙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術太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為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髙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元代珙

鎮廣南授珙兼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六月遷京兆尹是歲京畿旱珙奏滻水入内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漑田從之三年正月盜發親仁里欲殺宰相李石其賊出於禁軍珙坐捕盜不獲罰俸料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珙親厚累遷户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書門

下侍郎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素與崔鉉不叶及李讓夷引鉉輔政代珙領使務乃掎摭珙領使日妄破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文又言珙嘗保護劉從諫坐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即位以赦召還為太子賔客出為鳳翔節度使三年崔鉉復知政事珙辭疾請罷制曰將相大臣與國同體誠欲自便豈宜不從茍非其時渉于避事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

上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崔珙早以器能周歷顯重行已每稱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精忠自負讜前朝遠移南徼及我嗣守頗聞嘉名由是剖竹近關揚於右輔為國垣翰適資謀猷近者犬戎輸誠歸我故地下議納款且籌開疆宜其率先啟行副此寵待忽覽退閑之請頗乖毗倚之誠陳力之方豈無其道匪躬之故或異於是以其故老特為優容俾居青宮之輔仍從分洛之命君臣禮分予無愧焉可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未幾

卒子涓大中四年進士擢第珙弟瑨璵璵球珦瑨以書
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
位終方鎮璵開成初為吏部郎中轉給事中會昌初出
為陝虢觀察使遷河南尹入為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
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鉉再輔政
罷璵使務檢校兵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
晉絳磁隰等州節度觀察使七年入為左丞再遷刑部
尚書子涵大中初登進士第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

第又制策登科開成末累遷至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六年選士時謂得才七年權知戸部侍郎進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戸轉兵部侍郎子澹澹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位終吏部侍郎澹子遠遠龍紀元年進士登第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寜三年轉戸部侍郎博陵縣男食邑三百戸轉兵部侍郎承旨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

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昭宗東遷洛陽罷相守右
僕射二年為柳璨希朱全忠旨累貶白州長史行至滑
州被害於白馬驛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為
人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球字叔休寶歷二
年登進士第會昌中為鳳翔節度判官入朝為尚書郎
子瀆瀆大中末亦進士登第崔氏咸通乾符間昆仲子
弟紆組拖紳歷臺閣踐藩嶽者二十餘人大中以來盛
族時推甲等

盧鈞字子和本范陽人祖昃父繼鈞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書判拔萃調補校書郎累佐諸侯府太和五年遷左補闕與同職理宋申錫之枉由是知名歷尚書郎出為常州刺史九年拜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其年冬代李從易為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性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

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
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為營槥櫝其家疾
病死喪則為之毉藥殯殮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
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三年將代
華蠻數千人詣闕請立生祠銘功頌德先是土人與蠻
獠雜居婚娶相通吏或撓之相誘為亂鈞至立法俾華
蠻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肅清而
不相犯會昌初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誅

劉積以鈞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是冬詔鈞出潞軍五千戍代北鈞升城門餞送其家設幄觀之潞卒素驕因與家人訣别乘醉倒戈攻城門監軍以州兵拒之至晚撫勞方定詔鈞入朝拜户部侍郎判度支遷户部尚書大中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司空四年入為太子少師進位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六年復檢

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年詔曰河東軍節度使盧鈞長才博達敏識宏深藹山河之靈抱瑚璉之器多能不爠用晦而彰由嶺表而至太原五換節鉞仁聲載路公論彌高藩垣之和氣不衰臺閣之清風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羣寮可尚書左僕射鈞踐歷中外事功益茂後輩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徵謂當輔弼雖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視事與親舊遊城南别墅或累日一歸宰臣令狐綯惡之乃罷僕射仍加檢校司

空守太子太師物議以鈞長者罪綯弄權綯懼十一年九月以鈞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入為太子太師卒

裴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也祖宣父肅肅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時山賊栗鍠誘山越為亂陷浙東郡縣肅名州兵討平之因紀其事號平戎記上之德宗嘉賞肅生三子儔休俅皆登進士第休志操堅正童齓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

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
贄儔者儔侶烹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
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長慶中從鄉賦登
第又應賢良方正升甲科太和初歷諸藩辟召入爲監
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會昌中自尚書郎歷典數郡
大中初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
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判使如故自太和已來重臣領使者歲漕江淮米不過

四十萬石能至渭河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沉溺者歲七十餘隻緣河姦吏大紊劉晏之法洎休領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過地里悉令縣令兼董漕事能者獎之自江津達渭口以四十萬之傭歲計緡錢二十八萬貫悉使歸諸漕吏巡院無得侵牟舉新法凡十條奏行之又立稅茶法二十條奏行之物議是之初休典使三歲漕米至渭河倉者一百二十萬斛更無沉舟之弊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休在相

位五年十年罷相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戶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十一年冬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潞磁邢洺觀察使十三年十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州節度使咸通初入為戶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師卒休性寛惠為官不

尚皦察而吏民畏服善為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唄以為法樂與尚書紇干臮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多以詞語嘲之休不以為忤俅字冠識亦登進士第休子弦

楊收字藏之同州馮翊人自言隋越公素之後高祖悟

虚應賢良制科擢第位終朔州司馬曾祖幼烈位終寧州司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遺直位終濠州録事參軍家世為儒遺直客於蘄州講學為事因家于吳遺直生四子發假收嚴發字至之太和四年登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釋褐校書郎湖南觀察推官再辟西蜀從事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累遷至禮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宣宗追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

盧摶獻議曰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㝵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今

議者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為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謟神貪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又絶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為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為太后因臣因子正得

其宜令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穆宗上仙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駭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實知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媟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臣謹按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

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
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册
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謚于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
元初太常卿韋縚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
武氏縚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
后武氏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
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
謚寶册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相

覆奏跪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為是改授太常少卿出為蘄州刺史蘄發之鄉里也恭長慈幼人士稱之還改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甌閩之人美其能政耆老以善績聞朝廷以發長於邊事移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屬前政不率蠻夏咸怨發以嚴為理軍亂為軍人所因致於郵舍坐貶婺州刺史卒于治所子秉亦登進士第有俊才尤能為歌詩歷顯職假字仁之進士擢第故相鄭覃刺華州署為從事從覃鎮京口得大理

評事入為監察轉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雜事轉太常
少卿出為常州刺史卒官初遺直娶元氏生發假繼室
長孫氏生收嚴收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疎眉秀目寡
言笑方於事上博聞強記初家寄涔陽甚貧收七歲喪
父居喪有如成人而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畧
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為神童兄發戲令詠蛙即
曰兎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
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

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覯神童請為詩什覯者歴敗其藩收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勗之曰俟爾登進士第可肉食也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從鄉賦開成末假擢第是冬收之長安明年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時發為潤州從事因家金陵收得第東歸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琮鎮揚州延收署節度推官奏授校書郎琮領度支以收為巡官琮罷相

鎮東蜀奏授掌書記得協律郎琮移鎮西川復管記室宰相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收辭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兄假鄉賦未第收不出衡門今假從事侯府僕不忍先為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僕稟兄旨命可也馬公嘉之收即密達意於西蜀杜公願復為叅佐琮即表為節度判官馬公乃以收弟嚴為渭南尉集賢校理代收之任周墀罷相鎮東蜀表嚴為掌書記墀至鎮而卒琮乃辟嚴為觀察判官兄弟同

幕為兩使判官時人榮之俄而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兄弟並居憲府特為新例裴休作相以收深於禮學用為太常博士時收弟嚴亦自揚州從事入為監察尋丁母喪歸蘇州既除崔珙罷相鎮淮南以收為觀察支使入為侍御史改職方員外郎分司東都宰相夏侯孜領度支用收為判官罷職改司勳員外郎長安令秩滿改吏部員外郎上言先人未葬旅殯毗陵擬遷卜於河南之偃師請兄弟自

往從之及葬東周會葬者千人時故府杜琮夏侯孜皆在洛二公聯薦收於執政宰相令狐綯用收為翰林學士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轉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左軍中尉楊玄价以收宗姓深左右之乃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刑部尚書收以交阯未復南蠻擾亂請治軍江西以壯出嶺之師乃於洪州置鎮南軍屯兵積粟以餉南海天子嘉之進位尚書右僕射太清太微宮使弘文館大

學士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收居位稍務華靡頗為名輩所譏而門吏僮奴倚為姦利時楊玄价弟兄掌機務招來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以為背己由是傾之八年十月罷知政事檢校工部尚書出為宣歙觀察使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為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八月貶為端州司馬尋盡削官封長流驩州又令内養郭全穆齎詔賜死九年三月十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詔訖收謂全穆曰收為宰相無狀

得死為幸心所悲者弟兄淪喪將盡只有弟嚴一人以
奉先人之祀予欲昧死上塵天聽可容一刻之命以俟
秉筆乎全穆許之收自書曰臣昳諂下才謬當委任心
乖報國罪積彌天特舉朝章賜之顯戮臣誠悲誠感頓
首死罪臣出自寒門傍無勢援幸逢休運累汚清資聖
奬曲流遂叨重任上不能罄輸臣節以答寵光下不能
廻避禍胎以延俊乂苟利尸素頻歷歲時果至聖朝難
寬大典誠知一死未塞深愆固不合將泉壤之詞上塵

天聽伏乞陛下哀臣愚惷稍緩雷霆臣頃蒙擢在台衡不敢令弟嚴守官闕下旋蒙聖造令刺浙東所有罪愆是臣自負伏乞聖慈貸嚴微命臣血屬皆幼更無近親只有弟嚴才力尪悴家族所恃在嚴一人俾存殘曲全在陛下弘覆臣無任魂魄望恩之至全穆復奏懿宗愍然宥嚴判官朱侶常潞閤均族人楊公慶嚴季實楊全益何師玄李孟勳馬全祐李羽王彥復等皆配流嶺表收子鑒鉅鏻皆登進士第鉅乾寧初以尚書郎知制誥

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封晉陽男食邑
三百戶從昭宗東遷為左散騎常侍卒鏻登第後補集
賢校理藍田尉乾寧中累遷尚書郎嚴守凛之會昌四
年進士擢第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
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
之起覆奏武宗勑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嚴
釋褐諸侯府咸通中累遷吏部員外轉郎中拜給事中
工部侍郎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凡收作相封章請外

職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團練觀察使收罷相貶官嚴坐貶邵州刺史收得雪嚴量移吉王傅乾符四年累遷兵部侍郎五年判度支其年病卒二子涉注涉乾符二年登進士第昭宗朝累遷吏部郎中禮刑二侍郎乾符四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初轉左丞從昭宗遷洛陽改吏部尚書輝王即位本官平章事加中書侍郎涉性端厚秉禮乾寧之後賊臣竊發王室寖微及天祐東遷大事去矣涉為時所嬰不能自退及命相之日與家人

相向灑泣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謂其子凝式

曰今日之命吾家重不幸矣必累爾等涉謙退善處竟

以令終注中和二年進士登第昭宗朝累官考功員外

刑部郎中尋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召充翰林學士累

遷戶部侍郎輝王纘歷兄涉為宰相注避嫌辭內職守

戶部侍郎

韋保衡者字藴用京兆人祖元貞父慤皆進士登第慤

字端士太和初登第後累佐使府入朝歷臺閣大中

四年拜禮部侍郎五年選士頗得名人載領方鎮節度卒保衡咸通五年登進士第累拜起居郎十年正月尚懿宗女同昌公主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寵出降之日傾宮中珍玩以為贈送之資尋以保衡為翰林學士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平章事保衡恃恩權素所不悅者必加排斥王鐸貢舉之師蕭遘同門生以素薄其為人皆擯斥之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自起居郎至宰相二年之

間階至特進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户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咸通末淮徐盜起素所怨者發其陰事保衡竟得罪賜死弟保乂進士登第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禮户兵三侍郎學士承旨坐保衡免官

路巖者字魯瞻陽平冠氏人也祖季登大歷六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升朝為尚書郎遷左諫議大夫卒生三子羣庠單皆登進士第羣字正夫既擢進士又書判

拔萃累佐使府入朝為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遣使西北邊犒宴軍士稱旨累加兵部郎中太和二年遷諫議大夫以本官充侍講學士四年罷侍講為翰林學士五年正拜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君精經學善屬文性仁孝志行貞潔父母歿後終身不茹葷血歷踐臺閣受時君異寵未嘗以勢位自矜與士友結交榮達如一八年正月病卒君子惜之二子嶽巖大中中相次進士登第巖幼聰敏過人父友踐方鎮書幣交辟久之方就數年之

閒出入禁署累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咸通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在相位八年累兼左僕射懿宗時王政多僻宰臣用事嚴旣承委遇稍務奢靡頗通賂遺及韋保衡尚公主素惡嚴爲人保衡作相罷嚴知政事以檢校左僕射出爲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使未幾改荆南節度詔令六月下峽赴鎮尋復罷之嶽歷兩郡刺史入爲給事中子德延

夏侯孜字好學本譙人父審封孜寶歷二年登進士第

釋褐諸侯府累遷婺絳二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轉給
事中十年改刑部侍郎十一年兼御史中丞遷尚書右
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十一年二月遷朝議大夫守户
部侍郎判户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
使懿宗即位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累加左僕射
門下侍郎封譙郡侯與路巖楊收同輔政咸通八年罷
相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
屬南蠻入寇蜀中飢饉軍儲不備蠻陷嶲州蜀川大擾

尋移孜為河中尹檢校司徒河中晉絳節度使九年龎勛據徐州南蠻深入天子懲孜治蜀無政詔曰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國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夏侯孜早以文詞遂登科第累更清貫亦有能名東陽推撫俗之能故絳著臨人之稱其後用司風憲寵領藩條皆以公才不辜時選洎掌于經費備歷重難居然要會之權頗得均平之道錄其績効擢處鈞衡造膝之時亦聞

其算畫沃心之際備見其謀猷於是念彼邊隅控臨巴蜀籍其才術再靜蠻陬翻致帑廩空虛軍資窘竭宂流闒境尅逼連甍雖易帥已來頻移星琯而無備之後歲有干戈昨者徼障初安瘡痍復釁數尋事實果驗根由既乖經濟之源益昧君臣之義出於物論非獨予懐是議難處近藩爰更散秩可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潭澤皆登進士第潭累官至禮部侍郎中和三年選士多至卿相子坦

劉瞻字幾之彭城人祖升父景瞻太和初進士擢第四年又登博學宏詞科歷佐使府咸通初升朝累遷太常博士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為翰林學士轉員外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承旨出為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入拜京兆尹復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醫官韓宗召康仲殷等用藥無効收之下獄兩家宗族枝蔓

盡捕三百餘人狴牢皆滿贍名諫官令上疏無敢極言贍自上疏曰臣聞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一今古攸同喬松舜花稟氣各異至如籛鏗壽考不因有智而延齡顏子早亡不為不賢而促壽此皆含靈稟氣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昌公主久嬰危疾深軫聖慈醫藥無徵幽明遽隔陛下過鍾宸愛痛切追思爰責醫工令從嚴憲然韓宗召等因緣藝術備荷寵榮想於診候之時無不盡其方術亦欲病如沃雪藥暫通神其奈禍福

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差悞之愆死未
塞責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驚因九族於狴牢因兩
人之藥悞老幼械繫三百餘人咸云宗召荷恩之日寸
祿不霑進藥之時又不同議此乃禍從天降罪匪己為
物議沸騰道路嗟嘆陛下以寬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
萬邦咸歌聖政何事遽移前志頓易初心以達理知命
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且殉宮女而違道因平人而結
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顧難者也陛下信崇釋典

留意生天大要不過喜捨慈悲方便布施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盡消往生忉利比居濁惡未可同年伏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為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中外臣寮同深懇激帝閱疏大怒即日罷瞻相位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等使再貶康州刺史量移虢州刺史入朝為太子賔客分司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鄭畋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簹兵部員外張顔刑部員外

崔彥融御史中丞孫瑝等皆坐瞻親善貶逐京兆尹温
璋仰藥而卒
劉瑑者彭城人祖璠父煟瑑開成初進士擢第會昌末
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初轉刑部侍
郎瑑精於法律選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勑可行
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
重别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出為河南尹
遷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五

月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十二年累加集賢殿大學士罷相又歷方鎮卒弟項亦登進士第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科確開成二年登進士第歷聘藩府入朝為侍御史以工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入內署為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權知河南尹事入為兵部侍郎咸通

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監修國史確精儒術器識謹重動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為威衛將軍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帝不

之聽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為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為拍彈同昌公主除喪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為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涕流帝故寵之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如佛降生帝益憐之可及嘗為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啟之非酒乃金翠也人無敢非之者唯確與中尉西門季玄屢諭之帝猶顧待不衰僖宗即位崔彥昭奏

逐之死於嶺表確累加右僕射判度支事在相位六年九年罷相檢校司徒平章事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觀察等使以出師扞龎勛功就加太子太師弟汾亦進士登第累官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出為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為户部侍郎判度支弟兄並列將相之任人士榮之確與畢諴俱以儒術進用及居相位廉儉貞苦君子多之稱為曹畢

畢諴者字存之鄆州須昌人也伯祖構髙宗時吏部尚書構弟栩鄧王府司馬生凌凌為汾州長史生匀為恊律郎匀生諴少孤貧燃薪讀書刻苦自勵既長博通經史尤能歌詩端慤好古交遊不雜太和中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尚書杜琮鎮許昌辟為從事琮領度支諴為廵官琮鎮揚州又從之琮入相諴為監察轉侍御史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專政出琮為東蜀節度琮之故吏莫敢餞送問訊唯諴無所顧慮問遺不絶德裕怒出諴

為磁州刺史宣宗即位徳裕得罪凡被譴者皆徵還諴入為户部員外郎分司東都歴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悦唯諴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改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期年召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自大中末党項羌叛屢擾河西懿宗召學士對邊事諴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悦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諴忻然從命即用諴為

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喻叛徒諸羌率化又以邊境禦戎以兵多積穀為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石省度支錢數百萬詔書嘉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移鎮澤潞充昭義節度使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原近胡九姓為亂誠明賞罰謹斥候朞年諸部革心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移授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亳汴觀察等使其年入為戶部尚書領度支月餘改禮部尚書同平

章事累遷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集賢大學士在相位三年十月以疾固辭位詔守兵部尚書以其本官同平章事出鎮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鎮時年六十二誠謹重長於文學尤精吏術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辭而免君子美之子紹顏知顏登進士第累歷顯官

杜審權字殷衡京兆人也國初萊成公如晦六代孫祖佐位終大理正佐生二子元頴元絳元頴穆宗朝宰相絳位終太子賔客絳生二子審權蔚並登進士第審權

釋褐江西觀察判官又以書判拔萃拜右拾遺轉左補闕大中初遷司勳員外郎轉郎中知雜又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十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一年選士三十人後多至達官正拜禮部侍郎其年冬出為陜州大都督府長史陜虢都團練觀察使加檢校戶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懿宗即位名拜吏部尚書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右僕射九年罷相檢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穌杭常等州觀察

史時徐州戍將龎勛自桂州擅還據徐泗大擾淮南審
權與淮南節度使令狐綯荆南節度使崔鉉奉詔出師
犄角討賊而浙西饋運不絶繼破徐戎賊平名拜尚書
左僕射十一年制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
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審權韻
合黃鍾行真白璧沖粹孕靈嶽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
塵外孤標雲間獨步踐歷華貫餘二十年鑒裁名流凡
幾百輩清切之任無不試重難之務無不經靜而立名

嚴以肅物絶分毫徇巳之意秉尺寸度量之懐貞方飾躬温茂繕性儉不偪下畏以居高語默適時喜愠莫見頃罷機務鎮于金陵值淮夷猖狂干戈悖起累發猛士挫彼賊鋒廣備糗糧助兹軍食深惟將相之大體頗覩文武之全才王導以蕭灑之名不忘戎事謝安以恬澹之德亦在兵間及駟馬來朝擢居端揆嚴重自處恬曠不渝虞芮之故都前蹤尚爾郇瑕之舊地往事依然兼以股肱之良為吾腹心之寄改佩相印更握兵符仍五

教之崇名極一時之盛禮可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數年以本官兼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為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贈太師謚曰德三子讓能彥林弘徽讓能咸通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咸陽尉宰相王鐸鎮汴奏為推官入為長安尉集賢校理丁母憂以孝聞服闋淮南節度使劉鄴辟掌記室得殿中賜緋入為監察牛蔚鎮興元為奏節度判官入為右補闕歷侍御史起居郎禮部兵部員

外郎蕭遘領度支以本官判度支案黄巢犯京師奔赴
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
書舍人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尋召充翰林學士六飛在
蜀關東用兵徵發招懷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
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累遷户部侍郎從駕還京加
禮部尚書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封建平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户轉兵部尚書學士承旨沙陁逼京師僖宗蒼黄
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

里得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束首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寶雞近臣唯讓能獨從翌日孔緯等六七人至邠師攻關帝幸梁漢棧道為石協所毀崎嶇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謂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險難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謝曰臣家世歷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臨難苟免臣之恥也獲扞牧圉臣之幸也至褒中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朱玫立襄

王稱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貢賦殆絶朝士纔十數人行帑無寸金衛兵不宿飽帝垂泣側席無如之何讓能首陳大計請以重臣使河中諭王重榮以大義果承詔請雪以圖討逆京師平拜特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進封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駕在鳳翔李昌符作亂倐然變起讓能單步入侍時朝臣受偽署者衆法司請行極法以戒事君讓能固争之獲全者十七八昭宗纂嗣賜扶危啟運保乂功臣加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晉國公增邑千户仍賜鐵券誅秦宗權許蔡平定加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昭宗郊禮畢進位司徒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食邑一千户明年册拜太尉加食邑一千户自大順已來鳳翔李茂貞大聚兵甲恃功驕恣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之地亟請問罪詔未允而出師昭宗怒其專不得已而從之及山南平詔授以茂貞鎮興元徐彦若鎮鳳翔仍割果閬兩

州隷武定軍茂貞怒上章論列語辭不遜又與讓能書曰宰相之職外撫四夷内安百姓陰陽不順猶資燮理之功宇宙將傾須假扶持之力即萬靈舒慘四海安危盡繫朝綱咸由廟算既為重任方屬元臣况今國步猶艱皇居未壯曩日九衢三市草擁荒墟當時萬户千門霜凝白骨大厦傾欹而未已沉痾綿息以無餘皆云非賢后無以拯社稷之危非真宰無以革寰區之弊今明公捨築入夢投竿為師踐履中台制臨外閫不究興亡

之理罕聞沉斷之機葢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輒思
上問顧審藏謀竊見楊守亮擅舉干戈阻艱西道將圖
割據吞併東川居巴賨為一窟豺狼在梁漢致十年荆
棘果聞敗衂尋挫凶狂既前去而不諧思却歸而無地
當道與邠州見為隔絶綱運方舉問罪兵師忽聞朝廷
授武定之雙旌割果閬之兩郡未審是何名目酬何功
勞絫大國之紀綱蠹天子之州縣非惟取笑於童稚抑
亦包羞於馬牛自謂奇謀信為獨見伏慮是明公賞凶

黨無君之輩挫忠臣奉國之心要助姦邪須摧正直又聞公切於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於中書剸割全通於内地雖知深奥罕測津涯亦聞駭異羣情頗是喧騰衆口其悖戾如此京師百姓聞茂貞聚兵甲羣情恟恟數千百人守闕門候中尉西門重遂出擁馬論列曰乞不分割山南請姑息鳳翔與百姓為主重遂曰此非吾事出於宰相也昭宗怒詔讓能只在中書調發畫計不歸第月餘宰相崔昭緯陰結邠岐為城社凡讓能出一

言即日達於茂貞行瑜茂貞令健兒數百人雜市人於街崔昭緯鄭延昌歸第市人擁肩輿訴曰岐帥無罪幸相公不加討伐致都邑不寧二相輿中喻之曰大政聖上委杜太尉吾等不預市豪褰簾熟視又不之識因投瓦石擊二相之輿崔鄭下輿散走匿身獲免是日喪堂印公服天子怒捕魁首誅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堅京師之人相與藏竄嚴刑不能已讓能奏曰陛下初臨大寳國步未安自艱難已來且行貞元故事姑息藩鎮茂貞

邇在國門不宜起怨臣料此時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弱詔令不出城門此賈生慟哭之際也又書不云乎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觀淩弱卿爲我主張調發用兵吾委諸王讓能對曰陛下憤藩臣之倔强必欲强幹弱枝以隆王室此則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獨任微臣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共戚無宜避事讓能泣辭曰臣待罪台司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國恩耳安敢愛身避事況陛下之心憲

祖之志也但時有所不便勢有所必然他日臣雖受鼂錯之誅但不足以殄七國之患敢不奉詔繼之以死景福二年秋上以嗣覃王為招討使神策將李鐬副之率禁軍三萬送彥若赴鎮崔昭緯密與邠鳳結託心害讓能言討伐非上意出於太尉也九月茂貞出軍逆戰王師敗于盩厔岐兵乘勝至三橋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矣請歸罪於臣可以紓難上涕下不能已曰與卿訣矣即日貶為雷州司戶茂貞在臨臯驛請誅讓能尋賜死

時年五十三傿自石門還京念讓能之寃追贈太師子光乂曉以父枉横不求聞達曉入梁位亦至宰輔彦林弘徽乾符中相次登進士第彦林光化中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天祐初為御史中丞弘徽累官至中書舍人遷户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與兄同日被害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也父三復聰敏絶人幼善屬文少孤貧母有廢疾三復丐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

遂鄉賦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
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閲其文倒屣迎之乃
辟為從事管記室母亡哀毀殆不勝喪德裕三為浙西
凡十年三復皆從之太和中德裕輔政用為員外郎居
無何罷相復鎮浙西三復從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
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為詩贈三復序曰從弟三復三為
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往年主公入相薦用登朝中復從
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昨以尚書員外郎奉使至潞旋承

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𡡾無其比因賦詩餞別以志之又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揚州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德裕用事自諫議給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朝廷用兵誅劉稹澤潞既平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氏是裴問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劉稹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謀三復奏曰劉從諫苞藏逆謀比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得事情據其圖謀語言制度服物人臣僭亂一至於斯雖

生前幸免於顯誅而死後已從於追戮凡在朝野同深慶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尚書曰乃有顛越不恭我則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如此則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又況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狀非一劉稹年既幼小逆節未深裴爲母氏固宜誡誘若廣説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源必冀殄毒不施梟音全革而乃激厲凶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衆意贈遺結其羣情遂使叛黨

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歳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誾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之親弟也有罪而且誅之以周公之賢尚不捨兄弟之罪況裴誾之功効安能破朝廷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懐逆亂之謀裴誾如周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況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請凖法從之三復未幾病卒鄴六七歳能賦詩李德裕尤憐之與諸子同硯席師學大中初德裕貶逐鄴無所依以文

章客遊江浙每有制作人皆稱誦高元裕廉察陜虢署為團練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咸通初劉瞻高璩居要職以故人子薦為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尚書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學士承旨鄭以李德裕貶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列懿宗即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鄭奏論之曰故崖州司户參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誠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訏謨有功德裕以偉望宏才繼登台

衮險夷不易勁正無羣稟周勃厚重之姿慕楊秉忠貞之節頃以微累竄于遐荒既迫衰殘竟歸冥寞其子曄坐貶象州立山縣尉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郴縣尉今已歿於貶所儻德裕猶有親援可期振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已空皆傷棨戟之門遽作荆榛之地孤骨未歸於塋兆一男又沒於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兼賜贈官上弘録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詔從之鄴尋

以本官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其年同平章事判度支轉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累加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僖宗即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鄴乃罷鄴知政事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叙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為之惻然黃巢渡淮而南詔以浙西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疾辭拜

左僕射巢賊犯長安鄭從儻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家旬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為賊所得廹以偽命稱病不應俱為賊所害

豆盧瑑者河東人祖愿父籍皆以進士擢第瑑大中十三年亦登進士科咸通末累遷兵部員外郎轉户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符中累遷户部侍郎學士承旨六年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賀之

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答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從僖宗出開遠門為盜所制乃匿於張直方之家遇害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也弟瓚璨皆進士登第累歷清要瓚子革中興位亦至宰輔

史臣曰近代衣冠人物門族昌盛從顗之後實富名流而彦曾屬徐亂之秋肩接李亡之數計則繆矣天可逃乎楊劉書畢諸族門非世胄位以藝升伏膺典墳俯拾

青紫而收得位求侈以至敗名行已飭躬此為深誡杜氏三世輔相太尉陷於横流臨難忘身可為流涕

贊曰漢代荀陳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輔裴士改節楊子敗名膏粱移性信而有徵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龔褆身

謄録監生臣王　宜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趙隱 弟騭 子光逢 光裔 光胤　張裼 子文蔚 濟美 貽憲

李蔚　崔彥昭　鄭畋　盧攜

王徽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祖植建中末朱泚之亂德

宗幸奉天時倉卒變起羽衛不集數日間賊來攻城植以家人奴客奮力拒守仍獻家財以助軍賞天子嘉之賊平咸寧王渾瑊辟為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初遷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兼副使十年融病軍府之政委於植大將宋朝宴構三軍為亂中夜火發植與監軍列卒待之遲明亂卒自潰即日誅斬皆盡帝優詔嘉之入為衛尉少卿三遷尚書工部侍郎十七年出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卒

於鎮子存約滂存約太和三年為興元從事是時軍亂
存約與節度使李絳方宴語吏報新軍亂突入府廨公
宜避之絳曰吾為帥臣去之安往麾存約今逭存約曰
荷公厚德獲奉賓階背恩苟免非吾志也即欲部分左
右拒賊是日與絳同遇害隱以父罹非禍泣守松楸十
餘年杜門讀書不應辟命會昌中父友當權要敦勉仕
進方應弓招累為從事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累遷郡
守尚書郎給事中河南尹歷戶兵二侍郎領鹽鐵轉運

等使咸通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進階特進天水伯食邑七伯户隱性仁孝與弟隲尤稱友悌少孤貧弟兄力耕稼以奉親造次不干親戚既居宰輔不以權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侍母左右歲時伏臘公卿大臣盈門通訊而大臣及母之榮無如其比乾符中罷相檢校兵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等使入為太常卿轉吏部尚書累加尚書左僕射廣明中卒子光逢光裔光胤弟隲亦以進士登第大中末與兄隱

並踐省閣咸通初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正拜
中書舍人六年權知貢舉七年選士多得名流拜禮部
侍郎御史中丞累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
卒光逢乾符五年登進士第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為監
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士歷禮部司勲
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祠
部郎中知制誥尋名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戸部
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如故乾寧

三年從駕幸華州拜御史中丞改禮部侍郎劉季述廢立之後宰相崔胤與黄門爭權衣冠道喪光逢移疾退居洛陽閉關却埽六七年昭宗遷洛起為吏部侍郎復為左丞歷太常卿鼎没於梁累官至宰輔封齊國公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勲郎中弘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之服兄弟對掌内外制命時人榮之季述廢立之後光逢歸洛光裔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為副使因家嶺外光胤

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梁歷顯位中興用為宰輔

張裼字公表河間人父君卿元和中舉進士詞學知名累歷郡守裼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壽州防禦判官于琮布衣時客遊壽春郡守待之不厚裼以琮衣冠子異禮遇之琮將別謂裼曰吾餉逆旅翁五十千郡將之惠不登其數如何裼方奉母家貧適得俸絹五十匹盡以遺琮約曰他時出處窮達交相卹也裼累辟太原掌

書記大中朝琮為翰林學士俄登宰輔判度支琮名裼為司勲員外郎判度支尋用為翰林學士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學士承旨咸通末琮為韋保衡所構譴逐裼坐貶封州司馬保衡誅琮得雪裼量移入朝為太子賔客遷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為華州刺史其年冬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四年卒于鎮時年六十四子文蔚濟美貽憲文蔚乾符二年進士擢第累佐使府龍紀初入朝為

尚書郎乾寧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
紫崔胤擅朝政與蔚同年進士尤相善用為翰林學士
戶部侍郎轉兵部從昭宗遷洛陽輝王時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入梁卒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貽憲覆試
落籍為戶部巡官集賢校理
李蔚字茂休隴西人祖上公位司農卿元和初為陝虢
觀察使父景素太和中進士蔚開成末進士擢第釋褐
襄陽從事會昌末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拜監察御史轉

殿中監大中七年以員外郎知臺雜尋知制誥轉郎中
正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禮部貢舉六年拜禮部
侍郎轉尚書右丞懿宗奉佛太過常於禁中飯僧親為
讚唄以旃檀為二高座賜安國寺僧徹逢八飯萬僧蔚
上䟽諫曰臣聞孔丘聖者也言則引周任之言荀融賢
者也諫必稱王猛之議誠以事求師古詞貴達情陛下
自纘帝圖克崇佛事止當修外未甚得中臣畧採本朝
名臣啓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

功費百萬狄仁傑諫曰夫寳鈒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非苦百姓物何以求物生有時用之無度臣每思惟實所悲痛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益勤王之師況近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失節征役稍繁必若多費官財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

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後趙羅什多藝不救於姚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即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宫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于壠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為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黄下人咨嗟未加賑貸陛下愛兩女而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萬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

明君也細無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今發一卒以扞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饑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陛下破百萬貫錢造不急之觀以貫六合之怨以違萬人之心此切當之言三也替否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常體道以濟物不利己而害人每去己以全真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

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佛書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禄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此切當之言四也臣觀

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姚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伏以陛下深重緇流妙崇佛事其為樂善實邁前蹤但細詳時代之安危眇鑒昔賢之敷奏則思過半矣道遠乎哉臣過忝渥恩言虧匡諫但舉從繩之義少裨負扆之明營繕之間稍宜停減優詔嘉之尋拜京兆尹太常卿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盧攜鄭畋同輔政罷相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為吏

部尚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詣闕乞留一年從之四年復為吏部尚書尋遷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六年河南軍亂殺崔季康詔以邠寧李侃鎮太原軍情不伏以蔚甞為太原從事軍民懷之八月以蔚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月到鎮下車三日暴病卒弟綰從兄繪累官至刺史

蔚三子渥洵澤渥咸通末進士及第釋褐太原從事累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光化三年選貢士洵至福建觀察使

崔彦昭字思文清河人父豈彦昭大中三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郎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再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彦昭長於經濟儒學優深精於吏事前治數郡所莅有聲動多遺愛十年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進階金紫

十二年正月加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内觀察等使時徐泗用兵之後北戎多寇邊沙陀諸部動干紀律彦昭柔以恩惠來以兵威三年之間北門大治軍民歌之考滿受代耆老數千詣闕乞留詔報曰彦昭早著令名累更劇任入司邦計開張用經緯之文出統藩維撫馭得韜鈐之術自臨并部隱若長城但先和衆安人不欲恃險與馬遂致三軍百姓瀝懇同詞備述政能唯恐罷去顧兹重鎮方委長材既獲便安

未議移替想當知悉僖宗即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時
趙隱髙璩知政事與彥昭同年進士薦彥昭長於治財
賦十五年三月名為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乾
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先是楊收路巖韋保衡
皆以朋黨好賂得罪蕭倣秉政頗革前獘而彥昭輔政
數月百職斯舉察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
僖宗誡曰彥昭歴試有勞僉諧無媿渉於六月秉是一
心修乃文可以興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規

兩司大計清能壁立政乃風行姦欺屏絶於多歧請託銷摧於正議不煩内庫有助消毫不假外藩有進絲髮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廟所供克辦於今歳頗符神化真謂廟謨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酬勲於黄閣俾正位於紫垣敬服誠詞永堅茂業嗚呼柬鈎之道何所難哉覆車之塗近已多矣與其樹黨不若修身與其收恩不如柬直買暫勝者貽其永敗沽小智者囊其大愚不貴及人唯爭自我初誠潤屋尋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

能守縱經營而得位用枉撓而當官唯爾選自朕心採於人望宣詔既畢閑門未知來遂奔車退無私謝獨推元老曾請急徵以守道而自臻實榮親之最重爾其堅持正直允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甘言可憚敘往可嗤獎善須明懲姦須銳利於人者雖難必舉利於已者雖易勿為頻念孤寒每思耕織常自勤於數事便有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匡國必使恩從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致我於堯舜亦比爾於臯夔

可中書侍郎依前判度支事彥昭事母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累遷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與鄭畋李蔚同知政事三加兼官皆領度支如故進階特進累兼尚書右僕射罷相歷方鎮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子保謙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也曾祖鄰祖穆父亞並登進士第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内連中三
科聰悟絶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亞以文干謁深
知之出鎮浙西辟為從事累屬家艱人多忌嫉久之不
調會昌初始入朝為監察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
回奏知雜遷諫議大夫給事中五年德裕罷相鎮渚宫
授亞正議大夫出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
經畧使大中二年吳汝納訴冤德裕再貶潮州亞亦貶
循州刺史卒畋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宋節度推官

得祕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館事未行亞出桂州畋隨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十餘年素與徳裕相惡凡徳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偕於士伍咸通中令狐綯出鎮劉瞻鎮北門辟為從事入朝為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薫令狐之黨也摭畋舊事覆奏不放入省畋復出為從事五年入為刑部員外郎轉萬年令九年劉瞻作相薦為翰林學士轉户部郎中畋以久罹擯棄幸彔拔擢因

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二十二書判登科此時
結綬王畿便貯青雲之望洎一沉風水久換星霜厭外
府之罇罍渴明庭之禮樂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
逢聖君無以發揚幽迹臣任刑部員外郎日累於閤内
對敭去冬蒙擢宰萬年又得延英中謝傾藿幸依於白
日捨盆終覩於青天昨以京縣浩穰苦心為政疲羸粗
息強禦無縱方專宰字之心用副憂勤之化陛下過垂
採聽超授恩榮擢於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纔超翰

苑遽改郎曹尋加知制誥又自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歲書判登科其時替故昭義節度使沈詢作渭南縣尉兩考罷免楊收以結綬替臣詢則備歷顯榮殁經數載收則罷極台輔縱已三年臣則外困賔筵內甘散秩仰窺霄漢空歎雲泥雖云賦命屯竒實以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滌如此俄遷中書舍人十年王師討徐方禁庭書詔旁午畋灑翰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尋遷戸部侍郎龎勛平以本官充承

旨畋以德望先達淪滯久之既冠禁庭當為宰輔因謝
承旨自陳曰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尤稱峻重偏膺顧問
首冠英賢今之宰輔四人三以此官騰躍其為盛美更
異尋常豈謂凡流繼兹芳躅臣所以憂不稱承旨之任
也至若繼劉瞻之慎密守保衡之規程瀝懇事君披肝
翊聖以貞方為介胄用忠信作藩籬丹青帝文金玉王
度臣亦不敢讓承旨之職況沉舟墜羽因聖主發揚有
薄藝微才受鴻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榮由郎吏以

至於貳卿自末僚而遷於上列其切於大用如此其年八月劉瞻以諫囚毉工宗族罷相出為荆南節度使畋草制過為美詞懿宗省之甚怒責之曰畋頃以行跡玷穢為時棄捐朝籍周行無階踐歷竟因由徑遂致叨居塵忝既多狡蠹尤甚且居承言合體朕懷一昨劉瞻出藩朕豈無意爾次當視草過為美詞逞譎詭於筆端籠愛憎於形内徒知報瞻欬唾之恵誰思蔑我拔擢之恩載詳言偽而堅果明同惡相濟人之多僻一至於斯宜

行竄逐之科用屏回邪之黨可梧州刺史僖宗即位名
還授右散騎常侍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
尋降制曰頃者時鬱正途權歸邪幸爾畋執心無惑秉
節被讒徵復鴛行愈洽人望既負彌綸之業宜居輔弼
之司可本官同平章事僖宗上尊號禮畢進加中書侍
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
五年黄巢起曹鄆南犯荆襄東渡江淮衆歸百萬所經
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

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絶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寮議初黄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髙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羣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髙駢欲立竒功以圖勝攜曰髙駢將畧無雙淮土甲兵甚鋭令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

合乃至實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
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釋咎包容權
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歳孰不懷思鄉土其
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
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
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歳貢珠璣如令
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
中書商量制勑畋曰妖賊百萬横行天下高公遷延玩

冠無意剪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璆陷淮南郡縣髙駢止令張璘控制衝要閉壁自固天子始思畋前言二人俱徵還拜畋禮部尚書尋出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是冬賊陷京師僖宗出幸畋聞難作候駕於斜谷迎謁垂

泣曰將相悞陛下以至於此臣實罪人請死以懲無狀

上曰非卿失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駐蹕興元卿宜堅扼

賊衝勿令滋蔓晟對曰臣心報國死而後已請陛下無

東顧之憂然道路艱虞奏報梗澁臨機不能遠稟聖旨

願聽臣便宜從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所行晟還鎮蒐

乘補卒繕修戎仗濬飾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夜

如臨大敵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衆五萬欲

攻鳳翔晟預知賊至令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

畋儒者必不能拒步騎長驅部伍不整畋以鋭卒數千陳于髙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十餘里伐鼓而陣賊不之測衆寡始欲立卒而陣後軍未至而昌言等發伏擊之其衆大撓日既晡矣岐軍四合追擊於龍尾陂賊委兵仗自潰斬馘萬計得其鎧仗岐軍大振天子聞之謂宰相曰予知畋不盡儒者之勇甚慰予懷即授畋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時畿内諸鎮禁軍尚數萬賊巢汴京師後衆無所歸畋承

制招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畋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
誓期匡王室又傳檄天下曰鳳翔隴右節度使檢校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
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畋移檄告諸藩
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亨有數否泰相沿如日
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慘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
姦凶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
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為匡復之

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躡三王之垂統綿區飲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睿澤播在人謡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御瑤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黃巢奴僕下才犲狼醜類寒耕熱耨不勵力於田疇媮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凶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

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而罪己用百姓以為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悛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剽掠我征鎮覆没我京師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芥謂大寶易取如奕碁而乃竊據宫闈偽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鷰巢幕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殊不知五侯抝怒期分項羽之屍四塚既成待葬蚩尤

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瀆貨財比谿壑以難盈類烏鳶而縱攫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内固已人神共怒行路傷心畋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剪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即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羣雕虎嘯以風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髙相公會闗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闗内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

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右之蛇豕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党項以久被皇化深憤國讐願以沙漠之軍共獻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劒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繩待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耻矧兹殘孽不足殄除況諸道世受國恩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畧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搆氛鑾輿避狄莫不指銅駝而皆裂望玉壘以䰟銷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布憤激速殄寇讐永圖社稷之勲

以報君親之德迎鑾反正豈不休哉時駕在坤維音驛
阻絶以為朝廷無能復振及畋傳檄諸藩聳動各治勛
王之師巢賊聞之大懼自是賊騎不過京西當時非畋
扼賊之衝褒蜀危矣尋進位檢校司空其年冬畋暴病
以岐山方禦賊衝宜須驍將鎮守表薦大將李昌言詔
可之詔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以王鐸代畋將兵
收復畋尋以僕射平章事以疾久之不拜累表乞解機
務二年冬罷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畋子給事中凝績

為隴州刺史詔侍畋就郡養疾薨於郡舍時年五十九光啓末李茂貞授鳳翔節度使畋會兵時茂貞為博野軍小校在奉天畋盡名其軍至岐下以茂貞�於軍旅甚奇之委以遊邏之任至是茂貞思畋奬待之恩上表論之曰臣伏見當道故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鄭畋瑞應星精祥開月角建洪鑪於聖代成庶績於明時鳳毛方浴於春池龍節忽移於右輔旋以羣鴟嘯聚萬蝟鋒攢蒼黄而玉輅省方次第而金門徹鑰九州相望初猶豫

以從風百辟無歸半狐疑而委質而畋衡冠怒髮投袂治兵羅劒戟於罇前練貔貅於閫外坎牲誓衆釁鼓出師馳羽檄於四方暢皇威於萬里身維地軸决横流而盡入東溟手正天關掃妖星而重尊北極及至囊沙減竈伐鼓揚旌四凶方侈於獸心一陣盡塗於龍尾大振建瓴之捷只於反掌之間不期天柱朝摧將星夜隕竹帛徒書於茂烈松楸未煥於易名臣始仕從戎爰承指顧禀三令五申之戒預一匡九合之謀今則謬以微功

獲居重鎮尋武侯之遺愛城壘宛然念叔子之高蹤涕零何極伏冀特加贈謚以慰泉扃昭宗嘉之詔贈司徒謚曰文昭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彩如玉尤能賦詩與人結交榮悴如一始為員外郎為鄭薰不放省上畋不以為憾及畋作相薰子為郎畋特奬拔為給事中列曹侍郎其以德報怨多此類也子凝績景福中歷刑部戶部侍郎

盧攜字子升范陽人祖損父求寶歷初登進士第應諸

府辟名位終郡守攜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出佐使府咸通中入朝為右拾遺殿中侍御史累轉員外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名拜諫議大夫乾符初以本官名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乾符末加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五年黃巢陷荊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岧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

擕舉宋威齊克讓曾衮等有將畧用爲招討使及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爲都統擕深不悅浙帥崔璆等上表請假黄巢廣州節鉞上令宰臣議擕以王鐸爲統帥欲激怒黄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罷之爲太子賓客分司六年高駢大將張璘頻破賊擕素待高駢厚常舉可爲統帥天子以駢立功復名擕輔政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由是自潼關以東

汝陝許鄧汴滑青兖皆易帥王鐸鄭畋所授任者皆易之攜内以田令孜外以高駢為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時攜病風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决於親吏温季修貨賄公行及賊擾淮南張璘被殺而許州逐帥溵水兵潰朝廷震懼皆歸罪於攜及賊陷潼關罷攜相為太子賓客是夜仰藥而死子晏天祐初為河南縣尉為柳璨所殺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其先出於梁魏魏為秦滅始

皇徙關東豪族實關中魏諸公子徙於霸陵以其故王族遂為王氏後周同州刺史熊徽之十代祖葬咸陽之鳳岐原子孫因家焉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明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其後易從子定定子逢逢弟仲周定兄寀寀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起皆以進士登第王氏自易從已降至大中朝登進士科者一十八人登臺省歷牧守賓佐者三十餘人擇從大

足三年登進士第先天中又應賢良方正制舉升乙第再遷京兆士曹叅軍充麗正殿學士祖察至德二年登進士第位終連州刺史父自立位終緱氏令徽大中十一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户部侍郎沈詢判度支辟為廵官宰相徐商領鹽鐵又奏為叅佐時懿宗詔宰相於進士中選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聞徽性冲澹遠勢利聞之憂形於色徽登第時年踰四十見宰相劉瑑哀祈具陳年已髙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塵汚禁臠

掾於上前言之方免從令狐綯歷宣武淮南兩鎮掌書記得大理評事召拜右拾遺前後上疏論事二十三人難言者必犯顔爭之人士翕然稱重會徐商罷相鎮江陵以徽舊僚欲加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即席言曰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戎下官安得不從商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荆南節度判官高湜時持憲綱奏為侍御史知雜兼職方員外郎轉考功員外時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為姦多有揩改徽白僕射

請以墨書遂絶姦吏之弊宰相蕭倣以徹明於吏術尤重之乾封初遷司封郎中長安縣令學士闕人倣用徹為翰林學士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延英中謝面賜金紫遷戸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承旨如故廣明元年十二月三日改戸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黄巢入潼關其夜僖宗出幸徹與同列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至曙方知車駕出幸遂相夻馳赴行在徹夜落荆榛中墜於崖谷為賊所得廹還

京師將授之偽命徽示以足折口瘖雖白刃環之終無懼色賊令輿歸第命醫工視之月餘守視者稍怠徽乃雜於負販竄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光禄大夫守兵部尚書將赴行在尋詔徽以本官充東面宣慰催陣使時王鐸都統行營兵馬在河中累年未能破賊徽與行營都監楊復光謀赦沙陀三部落令赴難其年夏代北軍至決戰累捷收復京師以功加尚書左僕射光啓中潞州軍亂殺其師成麟以兵部侍

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別為一鎮上黨支郡唯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方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臣聞量才授任本切於安人奉上推忠莫先於體國臣早逢昌運備歷華資止仗竭誠幸無躁迹六年内置雖叨侍從

之榮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志敢忘急病用副憂勤況重鎮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寵寄出自宸衷豈合憚勞更陳衷欵但以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疊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内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既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覰勝負乃決安危欲遵命而勇行則寢興百慮思奉身而先退則事體兩全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免徼臣負懷寵之譏使上黨破必争之勢觸藩知難庶無愧於前

言報國圖功豈無伸於此日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餘官如故時京師收復之後宮寺焚燒園陵毀廢故車駕久而未還乃以徽為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等使徽方治財賦又兼制置王畿之人大半流喪乃招合遺散撫之如子數年之間版戶稍葺東内齋閣繕完有序徽拜表請車駕還京曰昨者狂寇將逃延災方甚而端門鳳畤鎮福地而獨存王氣龍盤鬱祥烟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臨御非

遥令雖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式示卑宫之儉更凝馭道之尊且肅宗纔見捷書便離岐下德宗雖當盛暑不駐漢中故事具存昌期難緩願迴鑾輅早復京師臣謬以散材叨膺重寄閑閻深念拜章累陳審時事之安危繫廟謀之得失臣雖隨宜制置竭力撫綏如或鑾駕未迴必恐人心復散縱成微効終負殊私勢有必然理宜過慮以兹淹駐轉失機宜實希永挂宸聰亟還清蹕帝深嘉納進位檢校司空御史大夫權知京兆尹事中外權

臣遣人治第京師因其亂後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訴相繼徽不避權豪平之以法由是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惡其强乃以其黨薛杞為少尹知府事杞方居父喪徽執奏不令入府權臣愈怒奏罷徽使務以本官徽赴行在尋授太子少師移疾退居蒲州淵十旬請罷僖宗還宫復授太子少師疾未任朝謁宰相以徽怨望奏貶集州刺史徽乃輿疾赴貶所不旬日沙陀逼京師僖宗出幸寶雞而軍容田令孜得咎天子以徽無罪召拜吏部

尚書封琅邪郡侯食邑千戸徽將赴行在而襄王僭偽邠岐兵士追逼乘輿天子幸漢中徽不能進李煴偽制至河中府召徽赴闕徽託以風疾不能步履煴將僭號逼内外臣寮署誓狀徽稱臂緩不能秉筆竟不署名朱玫既誅天子自襃中還至鳳翔召徽拜御史大夫車駕還宫徽上章以足膝風痺不任朝拜乞除散秩復授太子少師及便殿中謝昭宗顧瞻進對曰王徽神氣尚强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書大亂之後銓選失緒吏為

姦蠹有重疊補擬者徽從初注授便置手歷一一檢視人無擁滯內外稱之進位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大順元年十二月卒贈太尉謚曰貞子三人椿樗松

史臣曰議兵之難古無百勝蓋以行權制變法斷在於臨機出奇無窮聲實懸於中的昔晉國之平孫皓賈公閭堅沮渡江吳人欲拒曹瞞張輔吳終懸失策彼之賢俊未免悔尤况盧子昇平代書生素迷軍志只保高駢之平昔不料高駢之苞藏以至力困黄巢毒流赤縣絕

吭仰欒何所補馬台文氣激壯圖志攄宿憤慷慨誓衆叱咤臨戎竟扼賊喉以康天步謂之不武斯焉取斯崔趙以鼎職奉親天倫並達積慶垂裕播美士林徽志吐盜泉脫身虎口功名不墜君子多之

贊曰武以伸威謀以制敵何必臨戎陳師衽席髙駢玩寇盧攜保姦聖斷一悞崎嶇劒山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趙光裔傳季述廢立之後光胤歸洛○臣酉按光逢傳光逢移疾退居洛陽光胤傳並無歸洛之事此處胤字當是逢字之訛今改正

張裼傳其年冬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沈炳震曰按本紀四年三月黄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則三年冬不應除天平也且本紀裼拜天平又在二年七月皆誤

李蔚傳拜太常卿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盧擕鄭畋同輔政○沈炳震曰此數句疑當在下文乾符四年上

乾符三年受代○沈炳震曰案蔚咸通十四年遷吏部尚書乾符三年入相此云淮南受代誤

四年復為吏部尚書尋遷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沈炳震曰四年當作五年按懿宗紀咸通九年蔚以吏部侍郎出為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

徙鎮淮南非十四年也僖宗紀乾符二年為太常卿

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五年罷為東都留守蔚相僖

宗非懿宗傳平章事文在宣武節度使上誤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